七修類稿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義理類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爲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爲人所發殘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凡樹凡封其園堂一見知胡人之葬務平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久之相化爲土發掘之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視聽

素恒以脾胃為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生如畎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脏屬脾開眼則脏動脏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為功用

肝用滋以腎水為主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為血主而肝則藏之

肺爲氣主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見乃血爲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爲之用周旋萬變皆本於耳目焉予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始用男子八八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減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爲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爲之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地形

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於外也五行變於裏五藏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脉都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反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而脉都見於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反在此方蠱樞邪客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十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古語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墨磨人

宋有昌言藏李廷珪墨一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大將拱矣墨固無恙乎以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即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家人舉哀以為者乎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俑者不特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乎論則知宋以來有之因仍苟且多爲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名人無恥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黃冠去國南官王績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什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

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縊爲他日士奇爲之作傳與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晉楊數言尤爲無恥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之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大小

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有人而不

用用而不專專而復為小人所間總謂不能盡人之才故

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姬妾之名或以玉貝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各義

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庾之姬曰卻要潘杭之妾曰解愁甚

不雅耳士君子鄙之

元祐黨碑偽學逆籍

元祐黨碑朱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逆籍

作惡於韓侂胄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

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

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
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
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嬰元之黨
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
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巳上並元祐

黃履（祔祥）張商英 蔣之奇（祀衛上）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詩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祀上 祕 缺）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已上並元祐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黄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黄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頫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已上元祐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秬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兖公適 洪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萬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既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佚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逄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暘 張裕 陸耒民 葉世英 謝僭

陳唐 劉經國 扈允 張恕 陳

洪弼 周誇 蕭剡 趙鉞 滕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理 何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已上書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琟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上權

李嘉亮　李玹　劉廷肇　姚雄　李基

内臣二十九人

梁椎館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泰　實　鉞　趙約　黃鄉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侨　梁湧　陳佝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侑　閻守勲

王綬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君簡　張怙　王化臣　竝符元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 潭州帥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知臨安府　彭龜年 吏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

薛叔似 戶部侍郎　章穎 兵部侍郎　鄭湜 刑部侍郎　樓鑰 吏部侍郎

林大中 吏部侍郎　黃由 禮部尚書　黃黼 兵部侍郎　何異 禮部侍郎

孫逢吉 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　吳祖儉 太府寺丞　葉適 太府卿　楊方 秘書郎

項安世 校書郎　李𡌴 校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曾三聘 知郢州

游仲鴻 軍器監簿　吳獵 監察御史　李祥 祭酒　楊簡 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談淮西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　林仲麟
蔣傅　徐範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髮黑白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赳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逈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對簡文曰松栢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謏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非曰經術自性理

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嘗往來胷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辯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坎渾然無少查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溷堂

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爲記頗得箴規之義錄以告不知耻者記云吳俗甃大石爲池窮幕以磚

後爲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疕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旦及暮袒裼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就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爲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汚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怪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疕者果不相涗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與溝澮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人孰趨之哉

鄭顏鬼事

怪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窮

者試言其一二事乎舊讀鄭畋事以爲傳記恠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顔幾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領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顔氏之條斷義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留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産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毋汙吾清境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皷分娩乃殞道衆乃殯於墻外亞歸以酒酹之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用三哀祈亞不以爲信次夕又如此於是趍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冥事

乎亟懇再三僧怒擊之其婦不去久之僧乃許曰待吾入定尋訪之夜半起謂婦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魂耳善相保嘱之而去其妻婉如生平但恍惚如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呼為鬼生嗣翀翀顏令兄幾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爲迎喪姚每繞棺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識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愿不爾瘞也姚乃辭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合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合

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顏含傳

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纔蘇矣能要而不能言又之復死何也魂魄合而爲人離散則死若纔離者始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合者何物也邪是則顏纔旣爲陰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故也

天命性情諭

先輩吳美中贊以米麵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汚潔之處而拔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喻性情以油爲氣而燈心爲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爲才能此蓋

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方可清濁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者子理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勑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周至馴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而象則食之以三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銜較之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甚矣若

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若為禮官

者建議於廟堂可也

荀趙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粮而借寇兵也卿獨不思李斯之爲人也又宋祖曰大開洞門正合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見耶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遂進賢人幼讀書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躭翫典籍手不釋卷從鈞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參政全普庵撒里哈海亦

守顏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閩贛參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收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爲自全之計者願受不測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値天潦而敵勢益滋蔓向義之士往往惑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胥戮擄獲殆盡既而贛亦陷全海二參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章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郎

佐政有聲出奇攻復建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緩急之勢攻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州福建省郎中再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潤于河南除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翱鉅選廣西出次鎮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

國朝矣伯顏由是晦形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宦寓公知名願交者皆不得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之北山誅茅剪荊躬自為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瀟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釗操行孤介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悲鳴繼以涕泗潸然下洪武己未秋

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頫名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倘進賢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母來見也伯頫聞使者將至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辭祭其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能劍以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贊曰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爲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死爲難伯頫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頫在鐔江閩廣時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何之不死欲有所爲也事既無可奈何存身以承祀亦義也今爲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也嗚呼若伯頫者其不負

於祈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纍纍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茅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浓浓幾萬里羽翮鍛盡孤飛遲嗚呼

我生兮亂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郊兮吾以生於兹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俱無成我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情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祖考俯瞰假籩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仮腹我鞠我徒苦勤毋氏洪善宜壽考兒不良兮貽母身有維新兮酒既酌我母式享毋悲辛嗚呼

毋兮毋兮遂適相會黄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皋澀叨感師德十年荷活貽師羞泗既陳兮師其止一觴我莫涕四流嗚呼
我師兮毋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慕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節兮寰宇共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斯酌我寃我寃兮惟公是訖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子莫汝知汝旣死兮骨當朽汝荷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毋我議父不慈兮時不利
鵃兮鵃兮畀汝巳十年汝不遂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兮

人誰我寃一觴進汝兮神竟妥然嗚呼熄兮果不我誤骨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顏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主萬五溪先生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

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旣未載也而此或又失千古無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寧不酸鼻惜其賛有曰前之不死銓選無社稷寄也嗚呼太學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爲畧改数句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濟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爲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稾十六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只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書不能補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也矣予以為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董源則曰山是某皴水是索水松是爪離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大斧劈兼丁頭鼠尾松是車輪蝴蝶水是鬬水則二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邁長以斯語吾杭孫鋕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予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於

正草可[illegible]然文稱張長史嘗同顏魯
公學[illegible]書[illegible]論學章此可知矣又嘗問友
人[illegible]沈曰書易乎曰何以見之彼以
[illegible]學[illegible]則[illegible]知是言善也書雖學其善者者亦可
以[illegible]書耶[illegible]曰可以教矣蓋書記載其道于學書於
[illegible]知進[illegible]成因工書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
也

異情

唐玄宗於兄弟而友愛同於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
歆與管寧邴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
不倫子路剛強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為婿友不知何以

相慶

虎倀亡

人為虎食魂從於虎字書謂之虎倀亡觧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飲衣鞋於前以為使之少滞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為虎發機徙背獵心也及虎為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昏夜呌擲以為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為其復讐然予將信將疑耶見說郛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倀哉果死不認死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又為虎之役卒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殺耶嗚呼小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為之鷹犬以循指揮却乃張皇聲

勢殘人害物一旦氷山既崩悔悟莫措無復有望反情矣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倀亡歟豈非虎之倀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喫之必茂經羊喫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厖厚有春生之象爲鬪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爲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二物禀性既異以其口中涎沫亦異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發此以伺博物君子

家野禽

凡家禽鷄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卽能飛者家禽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況鹹能補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肝瀉肝則火不熾況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概人今槪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余亍皆具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亦

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錄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而書束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錄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為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厘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資暇集中以脣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諂而謂襴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為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然天道好生誠生非也術數

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機神不
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
八百七十七卷一前一千九十五本目録六十卷其表文
嘗見於蹕精舊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嘆而
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
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予嘗見砦兒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
同此物氣類視感所至也故嬰兒尤類乳母面貌可知矣

後漢書載挹婁國人冗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又思神助

吾母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爲恨心恒欲念之每一啓葉徒悶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何曰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啓視此經不復齟齬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盡異之予則以爲心久靜則慧生況朝夕心思所致本體之明胡弗爲之助也但二句固即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録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叙金石録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爲有再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免

鄧攸弃子全姪

弃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復繫子於樹予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弃子而全姪令旣追及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須溪以爲無是事此書談全姪而甚之之辭當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之言皆同

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何天道無知哉噫晉之好名至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以當後隱者謝敷卒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逵非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於死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

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辭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為嚴州守宋末降元為總管皆歙人也

予以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

朝邦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　王師剋木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閫桂元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良荷知遇今不死期効寸尺之功六月　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聞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吊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慚汨羅叟裹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詎使

甄侯諸將吏皆能爲國報君恩今元史未收寺聞知村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冢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冢則春秋以來有之矣況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爲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

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爲之節文儀則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於三代而以爲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寢視其杯棬而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魄之所在而可恝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

貌之尸以象之裸將以求之陰薰蕭以求之陽其禮嚴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

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醶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醝曰醙白酒也曰醸曰醽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罏醸之再亦曰醱漉酒曰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醟飲而色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醻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醮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酢而怒曰奰音邲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人所常行易曉者以

示吾子孫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揖也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音報）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爲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宋太學即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存焉而太學宋時土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狀元陳文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於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已而文龍為北兵縛至杭而卒夫宋末亡時岳已早去而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衙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祠岳豈堪與讐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有識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刁斗而程不識擊刁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蓋伯夷之非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皆録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雜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　朝大使客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帯各三條遇

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盞酒每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聊見松漠記聞則日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

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何無忿媿之心求其事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以然者矣寧不卧薪嘗膽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illegible][illegible]宴安於湖山亦云哉予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待[illegible]禮耳

牛光一定

死生一定當死雖神醫莫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初蘇人着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陰陽律數醫藥靡不精究治人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盖術至神巧矣 一日令年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将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而致死血過日病作亟命子煎大黄四兩子以太多藏半且加别藥飲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巳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予曰不知孰先死予以予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 一日出治人在轎偶胗曰予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命乎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本朝胡文穆公為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巳集諒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畀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詞三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悽楚之情然其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隠叢話以坡言為過惟淵明可當殊不思陶在放逹之時秦當遂迫之日言安能不爾耶予故嘗以吳潜謫循州臨終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逹但視其能指辭說理否耳

能則過人遠矣使秦吴當官之日亦能如陶辭爵隱去則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稗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實積經說儜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

朝廷遣安遠侯栁升等伐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儀制郎中豊城史安祠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升等敗死冦呼官軍降即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

遂死十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
朝廷皆褒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
而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詳見東里文集）又正統十
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嘯聚瀉公嶺漸侵府縣浙江都
指揮脫綱按察司僉事王晟往征之俱死節焉處人至今
能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給事中
葉盛御史林廷舉奏立祠以祀之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
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者苟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
楊東里之文為證矣噫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
也耶此特予所知者耳天下無賢而享大名者又又不知
其幾耶

七脩類藁卷十七終

七修類稿卷之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楼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忍侍讀楼璉璉入草受命還逡巡自縊死此盖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固過其不忠者數之㕓方二公不有間乎盖筆已屈矣

祭物

古人祭真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

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鷄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二文因紀於左以見特之不同也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萁牛曰蚤栗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腯肥犬曰羹獻雉曰疏趾雞曰翰音鵝曰舒鴈脯曰尹祭鮮魚曰脡祭槀魚曰商祭

起復

喪制未終　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槩以服闋為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為右班殿直嘗供鄉邑云並無公狀

過犯時以爲笑寺意實爲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知福之延祥兵當爲群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爲姑息此不兢於敵而爲賊侮之事也本朝賊降必誅此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録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鐵圍山叢談載花蕊夫人入宫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

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為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杜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背也哉必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廣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廢氏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不明仁諸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示由也已之已已止也[illegible]謂節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為大食一統志以為默㗁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或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為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崔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為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嘗讀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莱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況能爲人而斥耶漢荀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采自縊以全婦道（出烈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宋褚淵丰韻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歎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恃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第爽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庵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庵三字蔡京過毛女而得東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其人能變其志可也明白告其

死疾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天之生奸臣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麗同情也至有剗人之名而鐫己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某洞白石槻首為某取者是也殊又不知在山林則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

為私物而易醱醨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詩文類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見正史傳賈島死牛肉酒見唐詩紀事嗚呼二公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君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左為受物右為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契之微古亦有輕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來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弊郊廟郡有群臣之賜宜其國乏而民窮也今讀夢華録夢粱録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税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粮者也及詢官府又無羸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粮平凉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

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

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鄰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與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

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必有何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輒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愼勿以授人如陳鄉者也後僧與陳希亮（談圃作仲亮）語及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僧未幾陳以賊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義甥孫洸恭弟兄二人其弟為人假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肆肆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迥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煆工以遮人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 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

捐一書告予曰吾覓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好姓素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為令亦同棄世矣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謗遣謫岌炎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爲誄文曰誰爲府君大必啗肉誰為府君焉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用晦載之於芝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者比之正史傳中之贊何其傻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

又不知何從來

奇物不可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瞯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子孫可常守也

大常黄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度有職感格上帝妥侑神人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作於神樂觀之

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三字〕天朝大禮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衆浚曰楊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宣撫飛舊帥也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爲念哉

太祖嘗欲用楊憲爲相以問劉基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

歟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

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帝曰吾知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

又不耐繁為之且孤大恩夫誰事於人主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惴疾焉後雖事驗而武毅誠意先

已為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

太祖不英明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為愧而直

言之難哉不免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尚在問且不能受言

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定黜耶予於二事

信執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録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梓夫之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為服呂京人而衰絰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子思本朝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

大宗入靖内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龍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蘇范可謂見尊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昌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恥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出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
天神而用黄鍾九變之樂葢天為陽之尊黄鍾九寸九為
陽之極故黄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
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葢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宫
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
之降神者葢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宫
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数音之氣發動於三
垣宜乎天神之降也柷敔為樂之起止者柷之形仰而數
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為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敔之形為
虎而伏虎為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
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

為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為故所以為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為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既久遂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為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金為之殺金日鬼非火為之殺乎推之已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尅之期故為之禳解遂延淂妄

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諭何從生予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溫傳業者為弟子弟子之後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予以楚圍漢於彭城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誣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

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邽按兵不敢動後至鹵城爲賈詡嗤笑一交兵間則又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幗之辱嘆孔明爲奇才懿豈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即此已可觀矣至如孟氏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天下之實是眞可惜也歟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參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台徽犯浙西公宿衞於省省吏吹角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衞兵不百急出與賊戰從者止

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口遇逍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遂躍逆賊於天水橋衆敵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窓抗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楊鉄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錄中詩云烟波悶悶海門開平地潜生萬壑雷大信不疑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以録之但不如此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

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輸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人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抗之舉業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録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之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奪魁矣嗚呼此豈非其衰邪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論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本

滙又云文章固關氣運亦係耆尚非人力所能挽回古之言哉

說郛

陶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為者然類說刪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日如見輟耕錄涇粟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郛不獨涇粟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席客談通本錄為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不葉而成者偽言也似書史為至當者

立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祕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天文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為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亦以為先時朝廷閑不宜泄則民間又傳有祕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舊知者矣以為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是諍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后知為唐室之數也

修類藁十八卷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爲有號之初而劉氏攽以封禪書得鼎改元辯以年號之起當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攽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為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為是予以既為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為始又何為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則元狩因得

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遍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為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為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後如文稱景後元一二年之文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為改元明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為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　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予考本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地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概論明矣昨讀耿仲南黟山（山即黃）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硃砂所發好事者汲以澄砂入藥苕溪漁隱亦曰黃山是朱砂泉春時色紅以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

泉既有腥安知澄之無黄也隔咫尺而寒熱所分者此地脉所來之源不同其温熱相去者黄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惑之歟浩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礜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言之出於礜也又聞出硫黄之地泉亦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脉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疥益人顔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顔換玉顔之説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乃好事者之為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温湯之下又不收也吾嘗親浴温泉頭目瘡發於背故不許以諸風疾但

皮膚者可浴浴乾當大盧薦宜即補養餘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反以神女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時肉爲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爲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黃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蜑戸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當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輟耕録益知久有爲蜑戸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予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改金銀車者乎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知徐穉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穉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穉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游者事見劉向之說死晉黃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為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璝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為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

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吹笙者也神仙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僑婕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爲本事詩云顧况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號國寵盛

宮女感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
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卽前四句
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箱又
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側覩紅葉吁嗟曰當時
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
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
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曰與盧渥同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
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
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
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
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遂書

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名既同矣雖有舊態新恩二句韻脚又延焉知記者非忘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乃瑣言之差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高詩既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同題葉而即以為一事目之也况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邪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為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勾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挑此尤其似者也吳人多嗜食之至春時鼓吹滿野無藉男子取以為生

價亦不應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爲耳食此紊豹是好此味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冊爲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知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怨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怨清和四字嘗舉所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之音

南濠詩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穆傳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所不

及世文獸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惧以王倫為王文正公旦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高宗時此白璧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為正救之忠臣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為五大夫後人不觧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白獨雲谷雜記引如皆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

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請室㘸犴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寰扉圜墻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絜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觀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搨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為宋物殊不知

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之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藏書籍處誤矣宋時即誤以為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錄原以爲後主所造皆非也故后山叢談辯之今徽州志又以爲出於彼地與李廷珪墨為二絶則誤之尤甚矣諒后山宋人且嘗見之辯爲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爲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遣蔡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符之世則又大漫矣然摩騰初來舍於鴻臚寺寺者待納四夷賓客之舘故泰名此客者即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

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若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寺即漢鴻臚舊館但改鴻臚爲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曰寺此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溯一佛寺而即以待納四夷之館爲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王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内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盡廢鐃鈸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真卿通者謝真真山谷贈詩者費盼盼建封娶者關盼盼

錦瑟無端五十弦

錦瑟詩玉谿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爲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然既舉其名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爲錦瑟也且言起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弦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況五十弦之義一無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鼓叟判爲十五弦舜益之爲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

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弦十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觀此則弦之多寡有何失矣若錦瑟云者即大瑟之謂也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弦五十但無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

箜篌本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爲鄭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訛而爲箜篌是也應

劭以漢武令樂人侯暉一作調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樂人之姓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撥彈之唐制與此不同近楊狀元慎得其器於蜀左史李芝山李知音記於蜀傳云侯暉損瑟之二弦加箏之九弦為二十三弦其音多壁其聲多靡又曰至宋大晟樂改為十四弦引李知幾之詩為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昔昔盐多彈此器唐李憑思思以為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今為蜀國弦新聲晉師發舊譜李憑傳

伯夷叔齊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諡

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諡也胡明仲以爲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已予以既爲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耳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廢可加也惜少陽辭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韓詩外傳出呂氏春秋同）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真堂等記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台人名曰諱某又稱人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其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

云壽堂延羽題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獨相處𢡟慇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孔子書學古編以為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背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金石録又以為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爲

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徔申疑記云舊石堙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狀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交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為古有據此則子行考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無此讚 戴甄云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 在越斷髮為王騎其一為漢平津侯其一明帝特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一傳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因山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眞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謝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中微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淑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

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讁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惟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荒除遺事中相同耶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卽能如此是不假修為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遂曰嚴光其地其灘遂俱以嚴稱循習之訛已可

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為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為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為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稱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為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為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墓故名也人稱將為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子載聖燈（俗曰神燈）天下山之大處往往有之故數峨眉衡山匡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為光惟丌子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岩之名然特有神祠之地每每人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為燐豈有生也有本而死也有為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為常十之九也此燈為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觀夬牘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塗而稱之故曰黃堂後天下書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緗素雜記）遁齋閑覧云漢時

朝臣出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槐李蓋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比齊鄉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爲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其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爲鱗虫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爲陰物出則溫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囓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爲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

相似者若以為胎物悉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為某為某此亦獸之類與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蚕為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蚕為絲而干寶搜神記以為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秉其桑栽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也予意化蚕

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蚕者為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干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為蘭陵令或世訛而為馬明王也此干寶乘異皆因言以成訛耳但蚕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蚕恐傷馬也白澤蚕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蚕先蚕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蚕神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蚕為婦人之業也

[illegible]十九卷終